第36卷第3期
2006年5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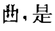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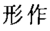
Vol.36, No.3
May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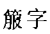
·新论摘编·

说 箙

沈文倬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1971年长沙浏城桥战国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有竹制矢箙一件:“是用两块半边竹块合成。长81厘米。全身髹黑漆,绘红色几何云纹,并有少量黄色云勾纹等点缀。”“内有完整的箭八支。”(见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出土了一件木制矢箙:“高77公分,上宽(13公分),下狭(7.5公分),下端缠以丝帛,外施髹漆,一面上部有三角形孔,里面插着完整的箭。”(见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木椁墓》又图十,载《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1965年湖北江陵战国墓又出土一件:“箭箙已残,木雕尚好,长22.6、上宽91、下宽18厘米。”(见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又图二七,载《文物》1966年第5期)。这些墓葬同时出土有弓、戈、矛和皮甲,与《仪礼·既夕》陈器、葬具节所谓“用器:弓、矢”、“役器:甲、胄、干、笮”相印证,都是以实用之物人圹的。

箙在卜辞、彝铭中作、 ,是藏矢器的复体象形字。彝铭又有变形作,小篆再变作 ,隶定作葡。葡,郑玄注《仪礼·特牲》云“具也”,已从具体的矢箙专名抽象为凡器物之通名。古无轻唇音,葡假服为之,故《毛公鼎》、《番生鼎》的“金篕弼 ”,即是《诗经·小雅·采芑》的“簟笰鱼服”(金为锦之假借,信阳楚墓出土竹席都以绢镶边)。王国维《释弼》云:“弼乃笰之本字”,象形本字遂被遗落。

关于“鱼服”,《诗经·小雅·出车》孔疏引服虔《左传注》云“鱼,兽也”。郑玄注《周礼·司弓矢》云:“以兽皮为之。”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遂谓:“鱼兽似猪,东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纯青。”其说所据不详。《释名·释兵》云:“其受矢之器,以皮曰服,谓柔服用之也。”据此可知鱼服是革制的矢箙。长沙406号战国墓出土竹简曰:“革𠙶一又。”报告人释云:“第二字当为箙,金文箙字作,此或为箙字简体。”(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第57面。)如果此释无误,可作矢箙有用皮革制作的佐证。

矢箙有用木制的,《国语·鲁语》云“檿弧箕服”,韦昭解:“箕,木名”;亦有用竹制,《说文·竹部》云“箙,弩矢箙也”,《方言》:“所以藏箭弩谓之箙”。服改竹制,故字亦加竹旁,箙为服字之加形旁后制正字。上引《既夕》“笮”字下郑玄注云:“笮,矢箙。”《释兵》又云:“织竹曰笮,相迫笮之名也。”笮也是竹制的,是箙之异名。今出土实物竹木并见,正相吻合。

这种盛矢之器当时是怎样使用的?《诗经·小雅·采芑》云:“路车有奭,簟笰鱼服,钩膺鞗革。”《说文》训簟为竹席,而《诗经·何风·载驰》毛传以为笰是舆上之蔽,舆三面有阑,簟笰即是置于舆之四周的竹席。《尔雅·释器》云:“舆,革前谓之鞎,后谓之笰;竹前谓之御,后谓之蔽。”笰、蔽不过是用材不同的一物异名。人从舆后登车,故后无阑而其革或竹席独得笰、蔽之名,其实舆之四周都用革或竹席为笰、蔽的。《国语·晋语》载晋重耳对楚成王云:“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韦昭解:“櫜,矢房。鞬,弓弢也。左执弓,右属手于房以取矢。”该段《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杜预注云:“弭,弓末无缘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属,著也。”《太平御览》引旧注:“櫜,受箭器。”櫜字,有的书把它当“弓衣”,有的书把它当作“甲衣”或“兵甲之衣”,而《晋语》、《左传》櫜、鞬连文,实指矢箙,韦、杜之释是正确的①。战国以前用车战,据《周礼·大司徒职》郑注引《司马法》:“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士在车上用戈矛刺、用

[收稿日期] 2005-03-3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沈文倬(1917-),男,江苏吴江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三礼”研究。

① 櫜字,有解作藏弓之物:《左传》昭公元年“请垂櫜而入”,释文:“弓衣也。”《广雅·释器》:“櫜,弓藏也。”《玉篇·櫜部》:“櫜,弓衣也。”又有解作藏兵甲之物:《礼记·檀弓下》“赴车不载櫜韔”,郑注:“櫜,甲衣”。又《乐记》“名之曰建櫜”,郑注:“兵甲之衣曰櫜”。随所用不同而异其义训,正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所说“以对文而分耳”。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弓矢射以杀敌。然则韦昭说“右属手于房以取矢”，矢箙系着于舆两侧革或竹席（笰、蔽）上，使作战时便于取矢。

春秋战国之间逐渐改用骑兵，矢箙的使用方法也起了变化。赵武灵王“胡服骑兵”开始大规模采用骑兵作战，而骑兵则早就产生了。《韩非子·十过》载赵襄子“乃召延陵生，令将车骑先至晋阳”，时在智伯与韩、魏共攻晋阳之岁（《史记·赵世家》：“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越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知伯、韩康子、魏桓子攻晋阳岁余，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赵与韩、魏反灭知氏，共分其地”。按《六国表》“周定王十六年，襄子败智伯晋阳，与魏、韩三分其地”。《战国策·赵策》“岁余”作“三年”，则共攻晋阳之岁是在周定王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间）。此时已是车骑杂用。用骑兵，矢箙就要随身带着。《说文·竹部》：“箙，所以盛弩矢，人所负也。”《字林》作韊，《玉篇》作鞴，俱是箙之异名。《史记·魏公子列传》记信陵君救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韊为公子先行。”这种名韊的矢箙是负于背上的。《长沙浏城桥一号墓》提到“（矢箙）两端有2—3个小穿孔，孔间相距40厘米，这穿孔当是用以穿绳作背负用的”，也完全吻合。由此可见，长沙、江陵战国墓出土的，都属用于骑兵、负在背上的矢箙。

在此要附带一谈的：《广雅·释器》云：“掤，𨇤鈌，鞴靫，矢藏也。”《说文·匚部》训“医”云：“盛弓弩矢器也。从匚矢。”盖当属甲文之讹变。掤，一作冰，贾逵、马融均释为“椟丸盖”。这样说来，《广雅》所述，除医外，只有𨇤鈌与鞴靫二名。鞴巢一作𨇤丸或椟丸；鞴槽一作步叉。王念孙疏证云：“𨇤鈌，盖矢箙之圆者也。”《释名·释兵》又云：“步叉，人所带，以箭叉于其中也。”不仅形状有异，而且佩带与使用方法也不同。《后汉书·南匈奴传》云：“今赍杂缯五百匹，弓鞬𨇤丸一，矢四发。”又《舆服志》刘昭引干宝《周官》“其矢箙”注云：“今谓之步叉。”可见𨇤鈌、鞴靫俱是汉以后的名称。

综上所述，矢箙最初应是用皮革制作的，车战时系着于舆内两侧的革或竹席上，采用骑兵作战以后用绳缚在背上。春秋之后连年战争，弓矢的用途扩大，矢箙的需要也不断增加，虽未必完全排除用皮革制作，但大部分改用竹木制作是毋庸置疑的。

论大学出版社的改制

杨晓鸣

(浙江大学出版社，浙江 杭州 310028)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1]的重要概念，强调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按中共中央的决定，除赢利性的出版单位外，其他出版单位都要进行改制，即进行企业化改造。尽管大学出版社有不同于其他专业出版社的地方，但大学出版社都是名副其实的企业，不是非赢利性质的纯学术单位。那么，大学出版社要不要改制及如何来选择合适的经营机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大学出版社的属性

我们要弄清楚大学出版社的属性，首先要明白出版的属性。所谓出版，“就是指一切为适应受众需要，以一定的方式将作品公之于众的活动”[2]。也就是说，一切出版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满足受众的精神需要。不同受众的需要以及同一受众不同层次的需要总和构成了社会的总体需要。所以，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的出版，就必须按照社会(统治者)的要求来选择、取舍作品。如果不适应社会需求，不按受众的意愿或者违背社会标准和行为准则，迟早会被社会所唾弃。出版也正是借助于出版物把思想、主张、见识和认识成果传给他人和后人，并力求扩展其社会影响，从而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出版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以一定的方式是指承载出版物的载体可以是纸质的(图书、期刊)，也可以是光盘、网络等。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公之于众，都需要投入一定

[**收稿日期**] 2005－12－1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杨晓鸣(1963－)，男，江西樟树人，浙江大学出版社副编审，理学硕士，主要从事函数论和出版研究。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